

听小港李家的

一对新四军夫妇



93岁的林晖在讲述他和李艺战争年代的爱情。

■人物名片

林晖，1922年生于宁波小港。1937年8月参加小港抗日救亡宣传队，1938年3月参加新四军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参加了皖南、苏南、苏中、浙东的抗日武装斗争和莱芜、孟良崮、淮海、渡江与上海等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青年科科长，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、处长，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，江苏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，《人民装甲兵》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，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工作研究室主任。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。离休后享受副军级待遇。

“

她是小港李家的“四妹”，是新四军战士，是新中国开国上将、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夫人李又兰的妹妹。

他在周恩来的引荐下成为新四军战士，17岁那年，他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上教唱《新四军军歌》，底下坐着陈毅。

她是李艺，他是林晖。

他和她第一次见面，是在明净翠碧的四明山上。

那年初夏，正当梅雨季节。浙浙沥沥的小雨，似乎把硝烟冲淡了，让人稍稍缓过一口气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穿着白底小兰旗袍的女孩，睁圆了眼睛，找到他：“你是林晖哥哥吗？”

一些莫名的情愫，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疯狂滋长。

今年93岁的林晖，是小港李家的女婿。回忆起当年的往事，他依然历历在目，忽喜忽悲。

那个年代的苦与痛，情与爱，穿过大半个世纪的岁月断层，呼啸而来。

记者 陈也喆

”

周恩来引荐他参加新四军

1937年，淞沪战争爆发。宁波小港镇（当时属镇海县）的许多学生，从上海等地回乡避难。小港李家是名门望族，老宅一层连着一层，一栋连着一栋，美得像是浸染着春水的回文诗，幽谧精巧，气势雄浑。

11岁的李艺，梳着二角麻花辫，看到日寇的铁蹄践踏国土，她郁积着满腔激愤，却只能在闺房埋头读书。

她的父亲是爱国实业家李善祥，是“中国苹果之父”。父亲忧国忧民，李家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，都有一颗拳拳的爱国心。

李艺太小了，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她的哥哥李祖平、姐姐李又兰、李采芝与十几个小港镇的年轻人成立“抗日救亡宣传队”。

这个宣传队中就有15岁的林晖。他们学唱抗日歌曲、写标语、出墙报，在街头演活报剧，这些还不够，他们还四处寻找抗日队伍。

1937年11月，中共在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，不少青年就是从那里前往延安。

林晖、李又兰等几个年轻人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兴奋得不行。满腔激情驱使着他们：到延安去！

路费由李又兰负责，她告诉父亲李善祥，他们希望去延安抗日。

李善祥非常支持，不仅给了路费，还给每人一个密封的信件。上面写着“非到必要时请勿拆阅”。

他们毕竟还是孩子，好奇心很重，迫不及待地拆开。原来里面是一张十元的钞票，附着一张字条：“当你遇到困难时可用这十元钱。”

孩子们相视大笑，满怀热情地上路了。一路颠沛，到了武汉。

战时的武汉，每天都有空袭警报。凄厉的汽笛声，伴着日机的投弹，令人惶恐。

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八路军办事处，听说周恩来就住在办事处，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要见他。

时任值班参谋的张爱萍考虑到周恩来公务繁忙，就出面挡驾，哪知孩子们一定要见。

不管张爱萍怎么解释，他们就是赖着不走，整整缠了一天。

后来，张爱萍和李又兰熟识后，说起这一段，张爱萍恍然大悟：“原来你就是其中一个难缠的学生。”这是后话。

那天深夜，一个40岁左右、剃了光头、双眉浓黑、目光炯炯的男人，一脸和蔼笑容地走来，爽朗地问候：“年轻人，你们好啊！”

一口浓重的苏北话，他就是周恩来。

“你们都是哪里人？”

“浙江镇海，我们为了抗日，想到延安去学习。”

周恩来用慈祥的目光把十几个年轻人扫视了

一遍，发现他们都是乳臭未干的孩子，笑了起来：“那怎么办呢？现在风陵渡失守，潼关吃紧，去延安的路很不好走。而且延安的人口已经太多，粮食也很紧张。你们都是南方人，到那里吃小米也不习惯。你们愿意到新四军去吗？”

新四军？大家面面相觑。

“新四军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，原来是红军游击队，目前正在集中整编。军长是叶挺同志，副军长是项英同志。你们是南方来的，到那里去参加抗战，民情风俗熟悉，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。”周恩来解释。

“那我们就到新四军去吧！”大家爽快地答应了。

“我向新四军军部发个电报。”周恩来微笑着说。

孩子们见周恩来慈眉善目，又大着胆子问了一些抗战的问题，周恩来耐心地一一解答，谈了1个多小时。

临别的时候，周恩来跟每个人都握了手。林晖的手心热热的，一颗抗战的心也火热了起来。

1939年，一个竹风松影的半山坡上，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了。

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，松树作柱子，毛竹盖屋顶，顶上覆盖着葱郁的枝桠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都不像是一个开会的处所。

会场正中挂着一面党旗，背着驳壳枪的战士在周围站岗。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“亭子”，几乎集中了全军的党组织代表、高级干部。

当时，陈毅、谭震林、粟裕等首长也在。

林晖等三人作为秘书处的工作人员，负责在大会上教唱《新四军军歌》。

那年，林晖才17岁，长得瘦瘦小小。因为他素爱音乐、绘画，又是年轻党员，指导员便派他去大会上教唱歌。

《新四军军歌》脱胎于陈毅司令员的《十年》，歌词铿锵有力，鼓舞斗志：

光荣北伐武昌城下
血染着我们的姓名
孤军奋斗罗霄山上
继承了先烈的殊勋
千百次抗争，风雪饥寒
千万里转战，穷山野营

……
高亢有力的曲调在幽静的山谷回荡。

从那以后，《新四军军歌》成为新四军战士的必唱歌曲，也成为鼓舞大江南北军民的精神食粮。

会议结束后，陈毅找到林晖，笑呵呵地拍着他的肩膀：“我们去年前阵战斗后分别，快一年不见，你又长高了。小鬼，过去是我指挥你，现在你指挥起我来了。”

“你是林晖哥哥吧？”

林晖所在的部队，每天都要移动驻地，以防敌人偷袭。从四明山樟村到密岩，从红岭到乌岩，每一天都在奔波与抗争。

1943年的初夏，林晖借住在乌岩村的一个老太太家里。

那里盛产杨梅，每天，老太太都会上山采摘最大最好的杨梅，装满一箩筐，挂在林晖床头。

梅雨季节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，就像战事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。只有黑红的杨梅，甜中带酸，饱满柔软，暂时抚慰他潮湿又疲乏的心。

一天上午，一个年轻女孩，穿着一身白底小兰旗袍，一进门就问他：“你是林晖哥哥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林晖看着她，想起了李又兰。一样白皙的皮肤，一样清秀的五官。

她是那么突然地闯进来，却一点儿都不突兀。

“我听说，你是和我二姐李又兰、三姐李采芝、二哥李祖宁一起参军的？”

林晖点点头。

“我叫李艺。在这一带做民运工作，以后请您多帮助我喽！”她俏皮可爱的样子，令人心生欢喜。

那一年，他21岁，她17岁。

从那以后，他们常常鸿雁往来。侦察员从乌岩带来她的信给林晖，林晖再让侦察员把回信放到乌岩的一家商店，托人转交给她。

他们几乎见不到面，却见字如见人，感情在字里行间日渐升温。

在林哥哥的鼓励下，那年夏天，李艺在幽暗昏黄的油灯下，如饥似渴地读完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

那年10月，她还填写了入党志愿书。

有一次，林晖在信里透露他的担忧：“你怎么能跟四明山的老百姓融入到一起呢？四明山的小姑娘，十六七岁就能劈柴、拗毛竹，那手粗糙的，皮肤黝黑的，你皮肤那么白，一看就不是山里人。”

林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就是在那段时间，李艺陷入了无边黑暗的沼泽。